



朱敏

1960年生于江苏如皋,国家一级美术师。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,1992年进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深造。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行书专业委员会委员、江苏省金融书法家协会主席、南京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武汉理工大学客座教授。其作品30多次入展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各种权威性展览并多次获奖。

曾在全国第一届大字书法展和全国“小榄杯”书法篆刻大展赛中获奖;荣获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的《林散之三年展》“学术成就奖”;曾两度被南京市政府授予“第五、六届文学艺术奖”;2004年入展第八届全国书法篆刻家作品展并荣获“全国奖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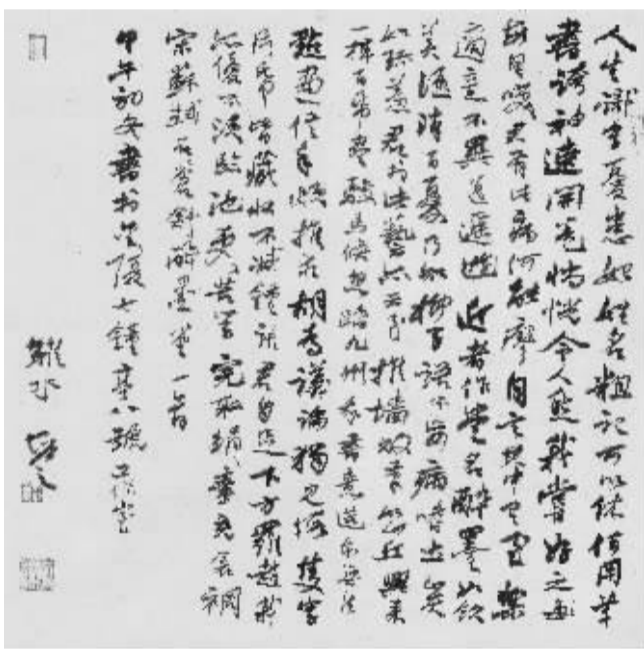
2006年荣获中国书法专业最高奖——第二届中国书法“兰亭奖·艺术奖”。



《行书 谢眺诗》



《行书 唐诗一首》



《行书 苏轼诗》



《隶书对联》



《秋山雨霁》

## 朱敏之所要

□文/吴国平

我对朱敏的关注可能有十几年了。不仅仅是因为他在一些重要展事取得的成绩,更多的是因为他不同寻常的追求和从中透露的为艺的态度。

对艺术的虔诚和不断深入、不断尝试、不断开掘的精神几乎贯穿在朱敏艺术实践的全过程。去年的早些时候,他在更新美术馆搞了一个小型的个展,同时出版了一本书法作品集。这个展览的多数作品是写赵之谦的,而这之前,他是写张瑞图而得名的。从张瑞图到赵之谦,给我一头雾水,蓦然里难以平复与消化。于是,我就想,为什么?他究竟要什么?他写张瑞图好好的,累累以此获奖,那又为什么要改弦易辙、从头再来呢?

这个答案我在半年后终于找到了。确切地说,是在我对张瑞图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之后找到的。张瑞图之所以与邢侗、米万钟、董其昌并称为“晚明四大家”,在中国书法史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,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独特,以奇姿奇

逸奇肆奇崛等,绝尘而奔,独标气骨。正如清代秦祖永《桐阴论画》所言:“瑞图书法奇逸,钟王之外,另辟蹊径。”奇在何处?奇在笔法硬峭放纵、结体拙野狂怪、布局犬牙交错、气势纵横凌厉。也就是说奇在抛弃和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和、安稳的形式美固有模式。可问题也在这里,张瑞图的极端,也影响了他作为卓越书家的艺术高度。梁巘在《评书帖》中就说:“张瑞图得执笔法,用力劲健,然一意横撑,少含蓄静穆之意,其品不贵。”其实,朱敏在学习张瑞图的时候,是有所警惕的,并非生吞活剥、全盘承袭,而是经过内化,变成了自己的东西。张瑞图的奇崛、偏锋、尖锐、激越、跌宕起伏这些大的形态,他是把握住了,但他放大了格局,比张瑞图写得更加宽博和疏朗,有些地方更加的夸张和飞扬,更觉逸兴、更有视觉效果和时代感。这样的强调无疑是有意义的,但问题也随之而来。我在琢磨朱敏的字的时候,发现一个问题,那就是,他写张瑞图面貌的作品,大多

是对联和几条屏,或少量的横、条幅与册页。能大不能小,飞扬起来落不了地。也就是说写每一幅字,都必须在激情状态下完成,难以进入一种常态的书写。如此,这对作者的表达是有很大局限性的,就好比一个人总是在吊着嗓子唱歌。当然,这里还有一个人的美学定位问题,也就是说,朱敏内心想要的,并不完全是这些。我的这个发现其实朱敏已经意识到了,他之所以要改变套路,或者说要变法,就是要做这方面的弥补。他告诉我,在写赵之谦之前,他还写过一段苏东坡。这就让我更加明白了,他真的是要找回落地的感觉。张瑞图早年也学过苏东坡,但他很快就进入了自己个性化的创作,并没有过多地留恋在那里。朱敏是回过头来找苏东坡的,他想为自己的变化找到新的依托。毫无疑问,苏东坡给了他很多,扎实、稳健、饱满、含蓄、雄强等。按理说,这也是一条路子。然而,仿佛这样,却又并非如是。鞋穿在自己脚上,合适不合适只有自己明白。

的确,朱敏在感到了一部分满足的同时,又感到了某种不舒服。曾经的飞扬和此时的落地似乎恍如隔世,两个不同的版本也难以恰当地兼容。此刻,朱敏在再三的禅悟中,忽然灵光一闪,原来如此,他需要一种既飞得起来又能够落得下来的东西。所以,当赵之谦走进他的眼帘的时候,他是何等的兴奋,日夜揣摩、悉心研习。赵之谦初学颜真卿,有良好的帖学基础,后取法北碑,碑帖结合,以魏碑雄强体势作结构布势之本,又将帖的灵便笔法贯注其中,独创了一种北魏风的行草书。他的作品笔墨腴润、风致潇洒。具体形态既扎实又灵动,讲究轻重缓急节奏分明,且能随机应变、交替互出、充满文采和灵性。这种心手双畅,于严谨的学术要求里追求情感放纵的做法,让朱敏心慕神痴。况且,搗叔在一些方面与张瑞图异曲同工,或者说,赵之谦对张瑞图某些方面的弥补,让朱敏找到和接通了先前在张瑞图那里得到的精神气息。这就是朱敏之所要。